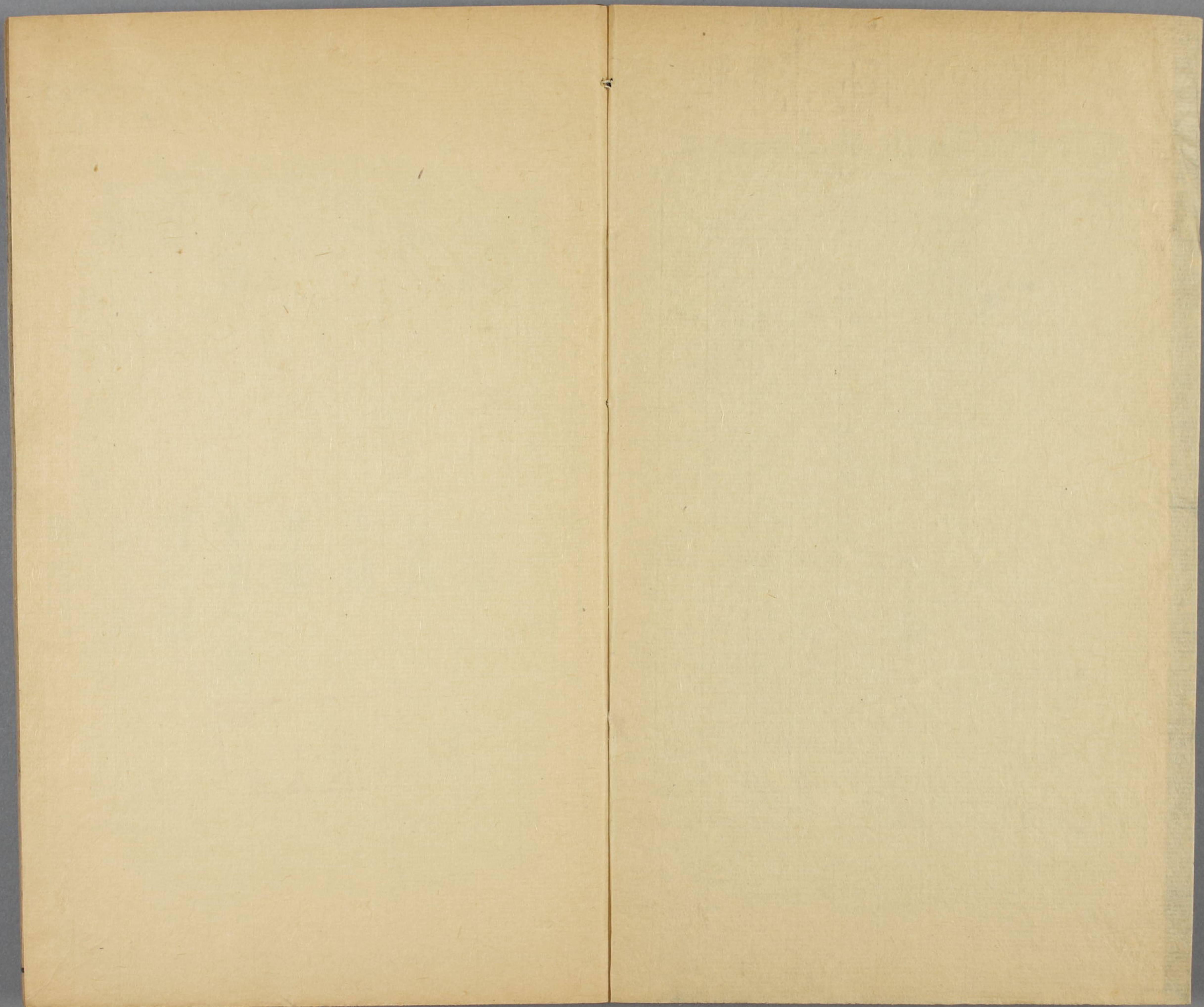


1 3
1973
3



門 43
號 1973
卷 3

增訂全場羣書備考目錄卷之二



天文圖

象緯

曆數

日食

分野

正朔

災祥

形勢

地理圖

京省土俗

地脉

黃河圖

治河

漕河圖

漕渠

海運圖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昭和27.6.3
藏書

海運

水利

東南水利

西北水利

潮汐

增訂二三場羣書備考卷之二

古吳袁 黃坤儀甫著

袁 儼若思甫註

洪吉臣載之甫

沈昌世伯文甫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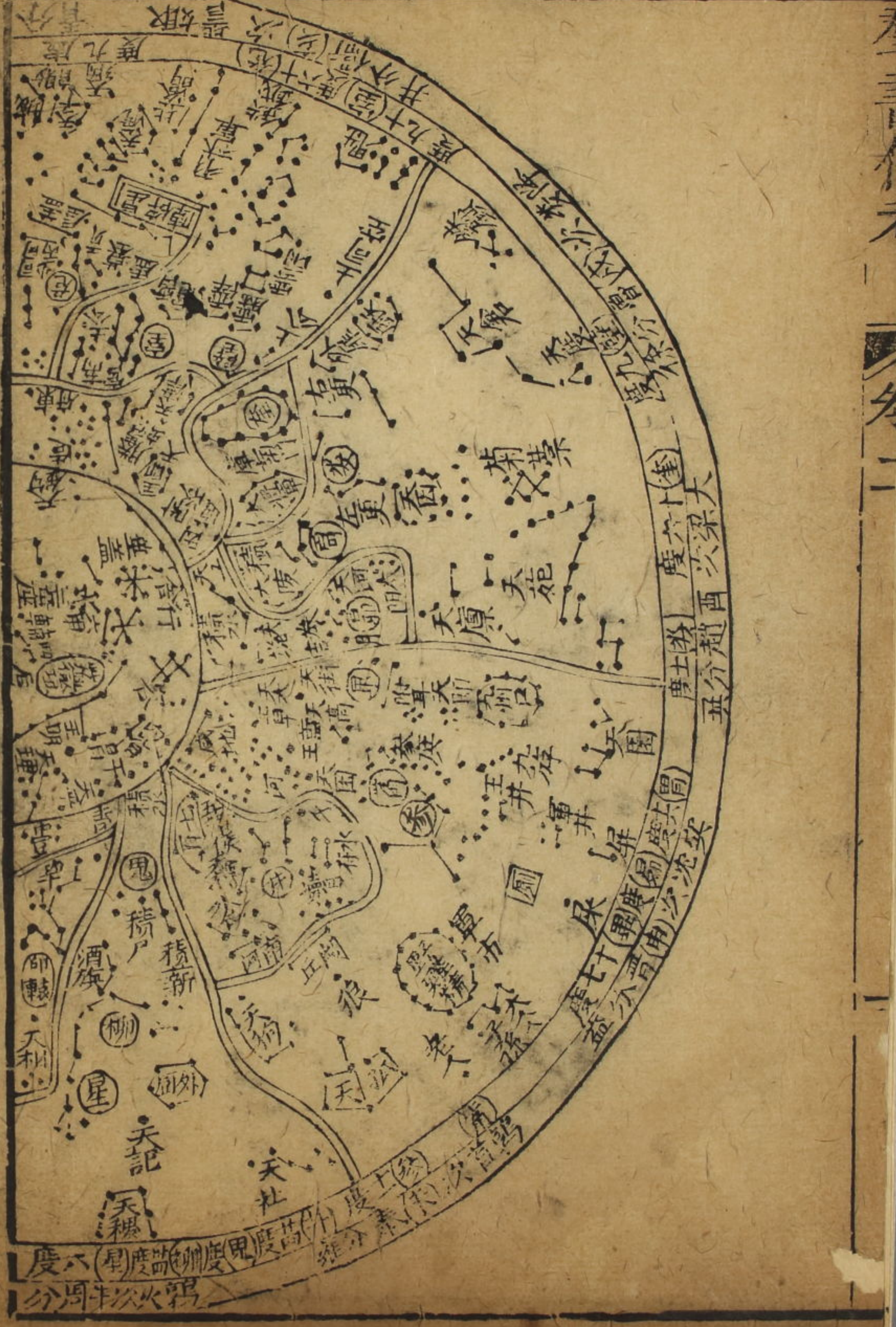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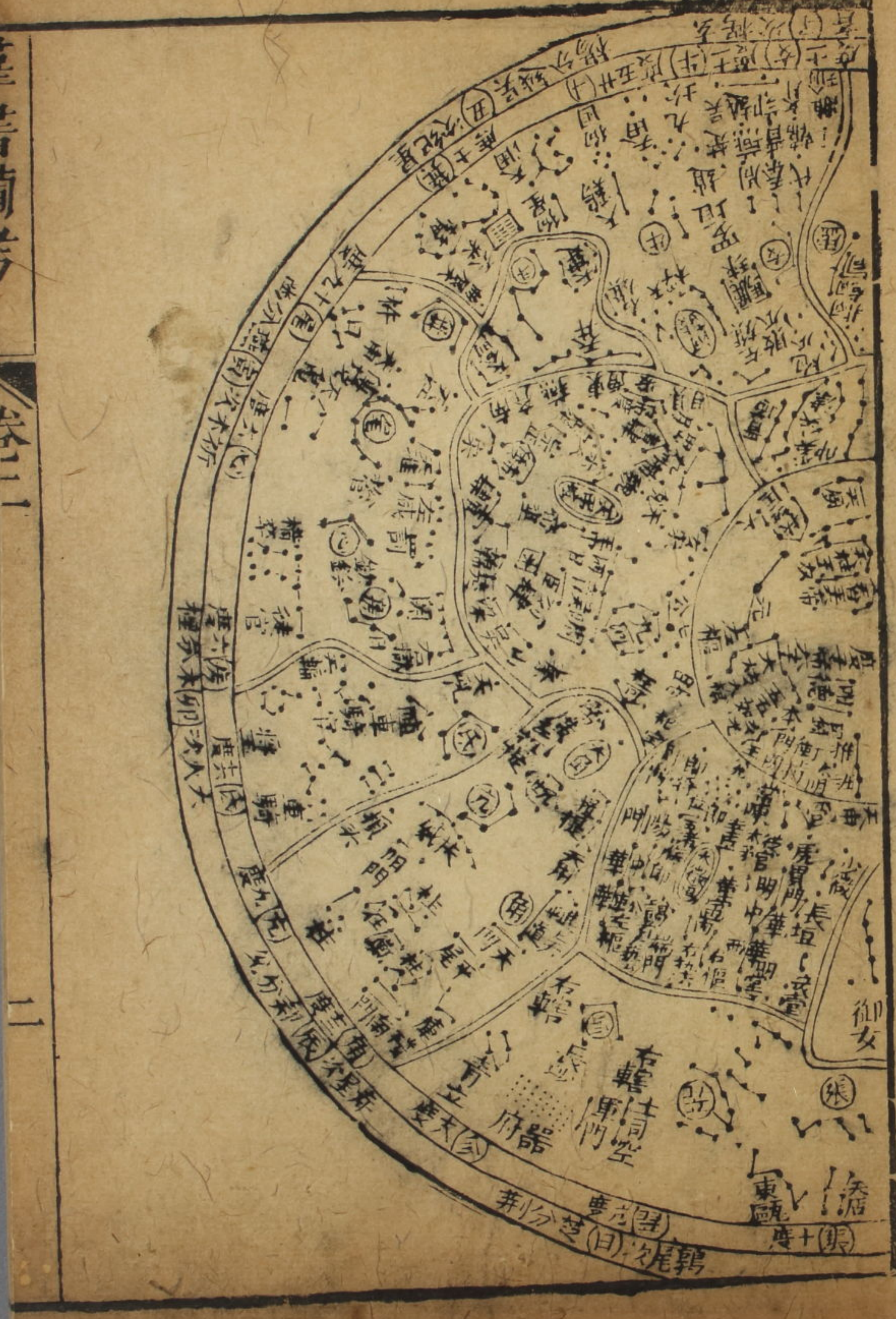
西湖

龔五讖萃茂甫

閱

徐行斂幼魯甫訂

天文圖



象緯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禮曰天有四時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又曰天秉陽垂日星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白虎通曰天左旋地右周猶君臣陰陽相向也楊子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三垣總論曰天市天子巡狩之宮明堂位也太微天子布政之宮朝位也紫微爲寢宮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明夕臨事七曜必遵黃道歷天待歲一受事於

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命於朝而出任職也二十八宿列四方各有分野猶諸侯郡國各安其土考禮正刑一德以崇天子也

二十八宿爲經星隨天左旋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星右轉

天之運也一北而物生一南而物死地之平也影長而多暑影短而多寒太陰當日之衝也成其薄蝕衆星傳月之光也因其波瀾剖之以三門張之以八紀其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去地也九萬二千餘里二十八宿

為羣生之繫命一十二次當下土之封圻中衡外衡每

不召而自至黃道赤道亦殊途而同歸天有北斗有七星

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又第一星曰天樞二曰

天旋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闔陽七曰樞光杓

攜龍角魁枕參首杓斗杓也携連也言柄連東方之角

天有北辰北極五星為細星最尊者也第一星至月太

赤明第三星主五曜庶子也第眾星環拱大帝威神尊

之以耀魄配之以勾陳勾陳后宮也大星正妃餘四星

天皇大帝其神曰耀寶魄有四輔之上相抱極四星曰

主御羣靈執萬神圖者有三公之近臣華蓋巖巖俯臨於帝座大

度授政也也上九星曰華蓋覆大帝之位者蓋下九星曰杠蓋之杓

也華蓋下五星曰五帝內坐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

配節候所以布政離宮奕奕旁絕於天津營室為清廟

致而授農時者也天下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為正也列長垣之百堵啓闔闔之重闔文昌

拜大將文昌六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大理四貴

人宮門左內二星曰大理主平刑斷獄又勾環十五星

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貫則因多虛則開出

泰階平而君臣穆三台起文昌列抵太微其星兩兩相

以上下故招搖指而天下春招搖北斗東星名○又天

日泰階吉凶者太乙在天乙南近天帝之神主風雨儀疫尚書

西二星曰陰德主周急賑撫宮門內六星曰天床主樂

合燕息西南角外二星曰內厨主王后饜飲東東宮則

北維外六星曰天厨主王盛饌○已上紫微垣

橋木之津壽星之野箕為傲客

箕為天口。主口。舌。又主八風。

房為駟

馬

房為天馬。主車駕。

天王對於攝提

角為君象。故曰天王。攝提者言能提斗。攝角以接於

下地。攝提六星夾大角。大臣之象也。

皇極臨於宦者

天市垣中一星明大者謂之帝座。南四星

為官。

左角右角

左角理物以起。右角將率而動。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天門也。

兩曜之

所巡行陰間陽間五星之所次舍後宮掌於燕息太子

承於宗社宗人宗正內外惇聚於邦家市樓市垣貨殖

畢陳於天下

北上天微。天市二垣。

北宮則靈龜潛匿。騰蛇潛藏。

北宮。

黑帝其精玄武。

匏瓜宛然而獨處

匏瓜有青黑星守之。則魚鹽貴。又主天子果園。明則歲大

熟。織女終朝而七襄

七襄。日更七次也。主果藏。絲帛珍寶之類。

登漸臺而顧

步御輦道而徜徉聞雷霆之隱隱聽枹鼓之硠硠南斗

主爵祿東壁王文章

東壁二星。天下圖書之府。須女主也。明則道術興。國多君子。

布幣

須賤妾之稱。一名婺女。主嫁娶。

牽牛主閼梁

又曰為懷牲。羽林之軍所

以除暴亂

羽林三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壘壁南。

壘壁之陣。所以備非常。

壘壁陣十二星。橫列在營室南。大軍之營壘也。

西宮則天潢咸池

咸池主五車。

三柱

五車言以車載穀而販也。晉志曰。天子得靈臺之體。則五車三柱。均明有常。

奎為封豕

主溝瀆。王者祭祀不潔。則奎動。搖若焮焮。有光則近臣謀上。庶人饑饉之厄。隋志曰。帝淫佚不平。則奎有角。

參為白虎

為衡石。為斬艾事。軍旅事。

旄頭之北宰制其胡虜

易曰。旄頭。胡星

也。亦為獄事。明則天下獄平。暗則刑罰濫。六星明與大星等。大水兵起。七星皆黃。搖動若跳躍者。胡兵大起。

天畢之陰蓄洩其雷雨畢為邊兵王戈獵星明大天下安遠夷人貢失色則邊亂動則

其起月宿大陵積尸之肅殺屍五星天目也王視明察無多雨

祠祀鬼星明大穀成不明百姓散一口鉞鑕參旗九旂

之部伍參旗九星在參西指麾遠近以從命者九旂九星在玉井西南天子之兵旗所以導軍進退也

樵蘇之地出入於苑囿天圍十六星如圍狀在萬億之畢南天子養禽獸之所

資填積於倉庾天倉六星在婁角王倉穀南四星日天庾積廚粟之所也南宮則黃

龍賦象朱鳥成形南宮赤帝五帝之座在太微中天子動得天度止得

地符則五帝座光明三光之庭日月五星為三不明當求賢輔之傷成於

鉞誅成於銷禍成於井鉞一星附井之前王同奢淫而斬之占不欲明明與井齊或搖

動則天子用德成於衡衡大微庭也衡則能平物故有德執法者廷尉

之列大夫之象少微者儲君之位處士之星皆太微垣內天

弧直而狼顧弧九星在狼東南天之弓也軍市曉而雞

鳴野雞三川之交鶉火通其耀七澤之國翼軫寓其精

翼為羽翼王遠南河北河各三星夾東井南河為越門北河為胡門占動搖則胡越

客軫為車王風帝闕於是乎增峻左轄右轄邊荒於是乎救寧乃有

變為金之散氣水之精液中與天文志云天漢蓋天一所生凝毓而成者天所以為東南西北

襟帶之限也天下河漢之源蓋出於此故法渭水之橫

河漢者亦地所以為東西南北之限也橋像昆池之刻石歲時占其水旱滄溟應其潮汐織女

之室漢家之使可尋飲牛之津海上之人嘗覲日也者
衆陽之長人君之尊天雞唱曉靈鳥晝跋扶桑臨於大
海若木臨於崑崙太平太象所以司其出入南至北至
所以節其寒溫龍山銜燭不能擬其光景夸父棄杖無
以方其駿奔月也者羣陰之統上天之使異姓之王后
妃之事方諸對而明水泮重暈布而邊風駛纒盈蚌蛤
則虜騎先侵適鬪麒麟則貽虎潛值五星者木爲重華
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人子仁虧貌
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十二歲而周天火爲
熒惑南方夏火也禮也視也人子禮虧視失逆
夏令傷火氣則罰見熒惑二歲而周天鎮居戊

巳斯爲土德中央夏上信也思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
貌言視聽以心爲政故四星皆失鎮乃爲

動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主西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
秋令罰見太白一歲而周天辰星

在北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
傷水氣罰見辰星一歲而周天北參右肩之黃

如奎大星之黑同舍而有四方分天而利中國五星同

色天下偃兵函史曰五星聚於木其下之國可以義致
天下聚於火可以禮致天下聚於土可以

重致天下聚於金可以兵從縮則軍旅不復盈則王侯
天下聚於水可以法致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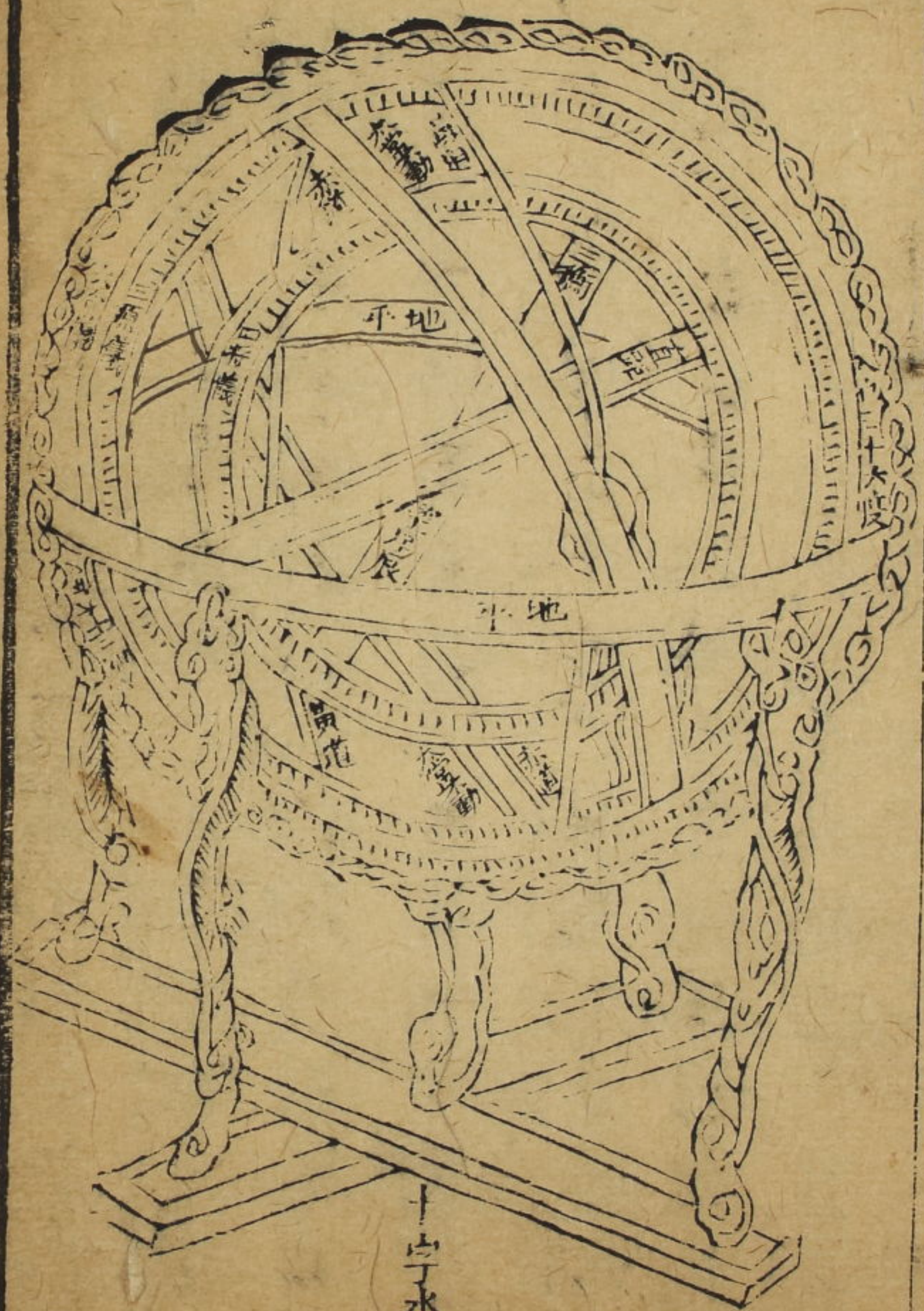
不寧或向而或背或遲而或速金火犯之而甚憂五星
之變

俱是致殃熒惑太白爲甚熒惑性烈而不常又爲執法
之官司天下過失故其應尤爲亟凡五星盈縮失位
元精降於地爲人歲星降爲貴臣熒惑降爲童兒歌謔
嬉戲鎮星降爲老人婦女太白降爲壯夫處於林麓辰

星降為婦人吉凶之應。隨其象古。七政之馳驅也。

歲鎮居之而有福。此衆星之肯署而

圖 儀 天 渾



十字水準

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圍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卽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宋朝因之為儀。三重。其在外曰六合儀。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曰四游儀。以其南北東西。無不周徧。故曰四游。此其大畧也。

神農以前尚矣。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官。

天地神祇物。

九黎

亂德。顓頊乃命南王司天。北正司地。三苗復亂。堯舜乃

命羲和正之

幾衡之象或謂起于伏羲或謂作于帝嚳或者又曰乃羲和舊器非舜創為劉氏曰

顛項造渾儀

夏有昆吾

昆吾夏之知天者也

商有巫賢甘石

巫賢商臣

揚曰子選巫賢分斗天關甘公齊人石

公魏人所著有星經為百代歷家之祖

周禮有馮相氏

掌五紀之常

為乘也相視也言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也

保章氏掌五紀之

變

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

此其尤備者也秦火之後其法蕩然漢

洛下閎始經營之解于妄人又量度之耿壽昌始鑄而

為之象後司馬談有天官書而蔡邕譙周各有著述司

馬彪采之以繼前志

光武以來又有蘇况郎雅光並能參互天文

張衡鑄渾

天儀總序星經謂之靈憲吳孫氏時王蕃陸續皆嘗為

儀及象

其說以為舊以三分為一度而患星辰大稠張衡改用四分而復推重難運故蕃以三分為度

績說天行如鳥卵而黃道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

至劉曜時南陽孔定制銅儀

有雙規正當子午以象天有橫規判儀之中以象地有

持規斜絡天腹以候赤道南北植榦以法二極其中乃

為仰觀

太史令晁崇斛蘭嘗為鐵儀

其規有六四常定一象地一象赤道

其二象二極與定法大同小異

唐李淳風別為圓儀

比三重其外日六合次日三辰又次

口四遊一行以為難用

又作法象志僧一行有覆矩圖其後梁令

瓚以木為游儀

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一行是之

詔與一行雜投得失

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王朴在五代時著曆曆

以步日步

月步星步辰發歛四篇合為曆曆

史臣載其說以為司天考宋至道中

初鑄渾天儀於司天監多因斛蘭晁崇之法皇祐中改

鑄銅儀於天文院始用一行令瓚之論錢藻主之而去取交

有得失惟沈括宣和間渾儀之議為超出令瓚之表金

元之亂其法漸壞郭守敬乃創為簡儀仰儀及諸儀表

其說載在元史可考也他如呂氏春秋之九野云天有九野中

日鈞天東曰蒼天東北曰旻天北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曰昊天西南曰朱天南曰炎天東南曰陽天

秋繁露之十端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天為一端地為

有七情與人相合太玄經之九天一為中天二為羨天三為順

成八為况九為成與王充之方天論虞尚之穹天論其言曰天

笠而冒地之表浮元氣之上譬覆奩以抑水而不沒虞

者氣充其中也日統辰極沒西而還東不人地中也

喜之安天論其言有口古謂日月行于飛谷不知谷有

乎姚信之听天論其言曰冬至極低天運近南故日去

夏至極起天運近北故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大氣至

故蒸熱也極之高時日所行地中淺故夜短極之低時

日所行地中深故夜長又謂有兩地皆不得其真者也

下地則上地之根天行乎兩地之間皆不得其真者也

甚至斷鰲淮南子曰斷鰲煉石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再

旦汲冢曰懿王元析柱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

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日月蟻行旋天文志謂天左

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注焉天問謂天不足西此非尤不經者

行滄上宋燭龍銜火北燭龍銜火以照

儒是之

邪已上事蹟考

按天之垂象莫大於日月而垣宿之分布五星之運行皆佐日月以成天者也謹據其可疑之事條辨之其一坎正北方也北極不於坎乾而於艮丑宋中興志以為艮東方乃萬物成始成終之地予竊以為人之方位與天不同桓譚謂春秋分日出於卯入於酉為人之卯酉非天卯酉若天之卯酉當北斗極以此觀之則北辰實在天之中中國之地似微在東南故人視之為艮丑耳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至浚儀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

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知北極不直在人上也哉

可見一度

畧廣四百餘里古謂之

其二中興志以軒轅為黃帝之

精造父奚仲王良傳說皆星名亦以為星降而為人人去而復為星愚竊怪其不經考之鄭夾浚嘗論傳說一

宮求嗣之事謂傳母喜之也偶與商臣同名耳

軒亦以為兩角有軒轅之象故名奚必其降而生黃

帝也如王良在天駟旁主馬事其星亦曰天馬愚意殆

後人以王良善主馬而名之耳即是觀之而造父奚仲

之屬可推矣其三二十八宿多者三十四度

最多者莫如東井三

十四度其次莫如少者止一度最少者莫如角一度如南斗二十五度其次莫如鬼二度如

此不均竊嘗疑之後考沈括王奕之說乃知天本無度以日之行爲度日行不可記而所可記者星也故取其相當之星以爲距度井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與日纏相當故其度不得不濶甯鬼之度非星衆也然日纏一二日而其星適與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也其四大角一星兩朝志以爲屬亢而中興志以爲屬角庫樓十星丹元子以爲屬角而兩朝志以爲屬軫其爲異同大槩若此必其渾儀所造前後差殊故耳其五沈括謂月本

無光日耀之乃光光之生日在傍故所見如鈞漸遠則斜照而光漸滿朱子稱其爲定論予復思之其理亦未盡然東西南北人之相去奚啻萬里仰視日月安得盡同以日食驗之或南方半虧而北方則食既或北方半虧而南方則食既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分六十七抄而閩廣之間遂至食既豈非以所處向而所見異耶今若謂月光生于日而因人之所見以爲盈虧則何晦朔弦望處處皆同而無分抄之異也其六星之麗天有以一星爲一座者有以二三十星爲

一座者有相為比附者有相比而不附者此皆有理不可臆說如扛附華蓋凡十八星為一座衡附庫樓凡二十九星為一座理本當附其星不得不多也如野雞不附軍市雞自守其所司也南門不附庫樓南門不但為庫樓門也理不當附其星不得不少也其七分天之牛而一定不易名之曰赤道若黃道則因日纏而為名每歲有差故古今志所以不同夫赤道終古不移則星舍宜無盈縮矣然古今所驗亦有不同者何哉

唐一行作大衍曆測之得早著參鬼四分度與古不同至宋紹興考蓋天度之得早著參鬼四分度與古不同至宋紹興考蓋天度

之不齊隨古今而變大批歲差所致故亦微有異耳其八世之觀漢史者見其論太初曆之密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遂謂五星會于太初元年殊不知此乃論太初曆之密推而上至於混元之初積數之精而無有餘分耳非太初之年如合璧連珠也何以言之五星之會常從鎮星五星之行鎮星最遲故諸星從之而會以曆考之漢高元年五星聚於東井蓋鶉首之次也自漢高元年至太初元年凡百有四年也鎮星二十八星而一周當是之時鎮星周天蓋已三周而復行半周有餘凡曰十

五次矣。進在玄枵之次，安得復聚於牽牛之初乎。其九
金水附日，或先或後。一歲而周天，火二歲而周天，木十
二歲而周天，土二十八歲而周天。此論其常也。同舍日
合，變為妖星曰散，寸以內光茫相及曰犯，居其宿曰守。
相冒而過曰陵，經之曰歷，相擊曰闕，早出為贏，晚出為
縮，又超出而前曰贏，退舍曰縮，月相陵曰食。此論其變
也。論其常，則所行宜無不同矣。然通考又謂木土火三
星行遲而經天，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經天，為三天兩地
之道。又劉歆三統曆推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

四十五次，一千七百二十二年，朔行一周，此皆人所未究
也。論其變，則所驗無不合矣。而推之人事，有不甚相應
者何哉。蓋日月五星同行黃道，易相陵犯，惟迫近始驗。
遠則無妨，理固然也。他若日月本逆天右轉，而蔡傳謂
逆天左旋，非也。北辰本無星不動處，而紐星則尚去不
動處一度餘，舊即指紐星為北極，非也。古今十二次之
分，所以不同，則以黃道每歲有差，而日月所會之次亦
異，勢當然也。天道幽遠，固難盡測，而其見於書者，輒為

訂知右云。已上私評

曆數

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書曰曆象日月星辰。又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又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左傳文公元年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抱朴子曰。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蠶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杜預曰。治曆者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已上集

古之談天者有三家。一曰周髀。即蓋天。其本庖羲氏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

公受之於商。故曰周髀。物理論曰。儒家立渾儀以追天。從車輪焉。周髀立蓋天。謂天氣循邊而行。從磨石焉。

一日宣夜說云天了無質仰而望之其遠無極譬遠望
黃山皆青俯察十仞之谷而點黑大青冥色
黑非體也日月星辰載元氣而一日渾天即今所蔡邕
浮太虛無所根繫故不同也

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
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故自黃帝造曆起辛卯顓頊用

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以上謂
之六曆

魯用庚子秦用乙卯非渾天莫定也漢初張蒼用顓頊

曆比于諸曆疏濶中最為精微然武帝時唐都洛下閔

等始造太初曆其法以律起曆造曆以八十一分為統

附會之後又有三統曆用庚戌其法最疎班固誤四分

曆凡四變而太初最為精密唐之律凡八變而莫

善於大衍一行專用大衍之策推木于他如杜預之長

慶曆王朴之欽天曆皆有可取者也至於前宋則曆凡

十變而元耶律楚材所定則謂之庚午曆郭守敬所定

則謂之授時曆焉已上事

按日之運也在天成度在曆成日積三百六十五日有

奇而與天會是為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之中隨斗所指

而分二十四氣每氣該十五日二時五刻十五日氣之

正也二時五刻者氣之盈也積二十四氣筭之是於三

百六十之外盈五日三時矣。月之行日十三度有奇，故
二十七日本而與天會，又二日有奇，積二十九日半而
始逐及於日。先儒以為月二十九日有奇而周天是之
又逐及于日而與日會，蓋未詳也。謂朔三十日者，朔之正也，所不及者，朔之虛也。積十二
會，筭之是於三百六十日之內，少五日餘矣。此閏之所
繇置也。我朝所頒大統曆，一因元郭守敬授時曆之
舊，洪武中博士元統即取其法，以洪武七年甲子為曆
元，方郭守敬之造曆也。一以考測為主，取二至遠近日
答，酌其中而用之。歷代所謂積年之法，與夫日法俱廢

矣。今以法推之，但以九年之曆為準，九年前之二月望
即今年之正月朔，而歲首可定也。該九十七箇半月二
轉四十八周大餘五九，小餘四八，皆以朔日于支求之，而月
之大小可定也。如大月于五地支九甲至戊五數也，
即今年正月朔是戊申也，小月則于四天三地七逢
地支八由此推之，而月之大小無所差矣。如九年前立春是
時則隔八相生，而二十四氣可正也。如九年前立春是
數亥見巳七數，即乙巳日立春也，如以一年言之，今年
逢子時交則隔八位未時亦交也。立春後五日三時，即來歲之立春也。今年冬至距朔所
餘之日，即來歲之閏應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

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其法可謂精矣又當時測驗之所凡二十七處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用心甚勤故上考往古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其間不合者止十一事亦不可謂不密矣又若歲差之別當堯之甲子冬至日在虛一度後至秦莊襄元年凡二千二百一十八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所以月令與堯典中星不同迄宋慶曆甲申凡一千二百九十二年冬至日在斗五度今已在箕六度矣上距堯時差四十餘度說者求之而不得其故遂謂節氣有中初之分又謂古者以午為中皆非

也蓋田日纏於一歲之中行周天度未及餘分而日已至焉故每歲常有不足之分其差甚微人初不覺晉虞喜始定以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復定以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二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減周歲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似為精密矣近有歙人鮑泰著天心復要一書以明曆氣朔大槩八十年一齊曆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

來無定。郭守敬之法亦未是。今節氣之交必有定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之定在某刻者亦然。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鮑書或其得之矣。據正德十三年五月朔日食。鄭善夫看驗之。疏則稱古法新法俱有得失。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有所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一日分加於四期。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畫者。以氣

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氣所盈四百四十一畫。二十五抄。朔所虛四百四十一畫。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是四百四十一畫。前後爲朏朧。只在一畫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須酌量以定者。時分刻。刻分抄。極精極細。及至半抄難分之處。一有所差。積以歲月。則纏離朏朧。皆不合原筭矣。由此觀之。自元至今。幾三百年。曆之有所不合。無足異者。但嘗妄思天度之差。自堯至今。差四十餘度。則差四十餘日。堯之作曆。不徒驗之天。而亦驗之民物。今未冬而冬。未春而春。民情物

候者之曆所載全不相合。五日為一候。如立春一氣內有三候。日東風解凍。日蟄。虫始振。日魚陟。豈非日之纏度差而時候因之以異耶。四方之氣不同。吳越多暑。燕冀多寒。故考驗多不合。要當以中州為準。方是中氣自今萬五千年後將差半周天。則寒暑易位耶。以俟知曆者。
儼按漢時中星專候皆明。後改候夜半。而水有清濁。濁有遲速。不能適中。故中星不可泥也。况五道傍星與古盡異。皆因歲差所致。何獨中星能與堯時同乎。故先君子晚年定論。謂中星歲差不足異。但胡元至今曆不修改。大約差一日有奇。不至四十餘日之甚也。
曆自太初以來隨時增減。不能統一。論者謂有定法似也。竊謂合朔可定。氣必不可定。即氣朔可定。歲差必不

可定。氣之盈也。每月多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使行所差止此。則歲差可不設矣。歲差之辨。以冬至日赤道之度為之準。驗大較七十年。差一度。每年差一分五十秒。然使所差止此。則太初三統雖奉行至今可矣。太初曆造于太史公。木諸黃鐘。以八十一分為日法。復以前曆土元推之。至元封七年仲冬。得甲子朔甲子時。冬至以為曆元。晦朔弦望序皆不忒。未幾天行不與曆應。唐李淳風改造麟德曆。僧一行又變其法為大衍。其數本于著策。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當日。以天地之

二始定剛柔以天地之二終紀閏餘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氣以合朔正日月之位以日度正周天之數章蔀紀元洞若合契未幾天又不應五代宋元改造者二十餘曆至許衡郭守敬始罷積年日法專以歲差定朔爲授時曆東南西北有測候之地考驗精詳備極善美然法久安得不弊歟何也世人稽天之術可縷數也黑赤五道以紀日南北二至以紀月經緯異名垣宿異次以紀星日月星固天之垂象而豈卽天哉蓋三光雖孕靈異亦等物耳盈縮遲疾範圍乎數天不物而物物誰範圍之故日月可使無遺照列星可使無遺光而天不能無遺運天體有痕西域海中始獲見之此一驗也然則哇然之目斷不可窮太虛矣天體不可窮則天行必不可定歲差一分五十秒安知非遽廬乎惟隨時考驗隨時修改法乃無弊耳

日食

中興天文志。謂戰國以後古曆廢壞。漢末劉洪作乾曆。推月行遲速。然交食之法。猶未詳著。大抵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至陳張賓始創立外限。然應食不食。亦未能明。惟隋張胃元始得其當。食不食之繇。其言日行黃道。月行赤道。月道交終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以下。即當食。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繇掩映。食多不驗。宋沈括以爲黃道與月道如兩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爲之食。日在上。月在正一度相對。則月爲之食。日在下。月在

虧謂之闕虛地蔽之也

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

侵同度而又近黃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當其交處則食而既不當其交處則隨其相犯淺深而食凡日食當月道自外而交入於內則食起於西南復於東北自內而交出於外則食起於西北而復於東南日在交東則食其內日在交西則食其外既食則起於西而復於正東凡月食月道自外入內則食起於東南復於西北自內出外則食起於東北而復於西南月在交東則食其外月在交西則食其內食既則起於正東

而復於西其論詳矣太史公曰月食常也日食不域也是以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然朱子以為月食亦為災陰若退避則不至相敵而食矣然則月食而書亦足以為戒而况日食乎然考之傳記春秋書日食三十六戰國至秦時其間二百九十三年搜之記傳書日食者凡七而已前漢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後漢一百九十六年日食七十二晉魏一百五十年日食七十九唐三百餘年日食九十三比前愈數然則戰國之時所書之寡必遺佚者多也乃若南北分裂國各有史百餘年間南史所書日食僅三十

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其間年歲之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豈非史失其官。而所紀異耶。日食必護者。非不知奏鼓馳走。無補日月之食也。亦先王敬天之怒。無敢戲豫焉耳。至若伐鼓用牲。春秋雖譏其違禮。然猶愈其坐視而不之救也。若夫日食正朔。遇災而不知懼。顧乃南而受賀。豈非慢天之甚者乎。國朝設欽天監。俾之先期推筭。日月交食。分秒時刻。并起復方位具奏。禮部通行內外諸司。臨時救護。可謂臣人克有常憲者矣。成祖於正朔日食。必免賀。不惑呂震逢迎之言。英宗於月食。失推筭。必正湯序。欺蔽之罪。其於先王克謹天戒。何如哉。

分野

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各有分星
左氏謂災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實沈爲崇晉侯受其殃
妖祥驗於分星蓋古有之但星經散亡已久獨漢地志
載分野爲始詳而鄭康成引十二次之分以相屬大率
因之按晉天文志言班固取三統曆十二次配十二野
其言最詳又有費直周易分野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
有先後如壽星屬鄭三統起軫十二度費起軫
十度蔡起軫六度他星或差五六度者魏太史
令陳卓更分繫二十八宿而言群國所入宿度如斗牛
女屬吳

越其下列九江等八郡名丹陽其言為尤詳自今觀之

入斗六度會稽入斗一度之內屬角亢氏三星于辰為辰鄭之分星兗州之

壽星鄭也分土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淫

于亥樛陰不堪陽蛇大火宋也房心卯宋分星豫州分

乘龍宋鄭之星也土左傳曰昔高辛氏有

二子長曰關伯季曰實沈不相能也帝遷關伯於商丘

主辰故辰為商星商主大火遷實沈于夏主參故參為

晉星子產謂實沈為商星析木燕也尾箕寅幽州爾雅

之謂天漢之津星紀吳越也斗牛女丑楊州史墨謂越

梁為燕是也得歲而吳伐之是也吳越

雖同星紀而所危虛子青州鄭裨寵曰今茲

入宿度不同歲在顛頊之墟姜氏任氏實

處其地諷訾衛也室壁亥并州魯梓慎曰漢水祥也衛

是也頤頊之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是

也降婁魯也奎婁胃戌徐州衛豕韋也魯降婁也昭七

伯以為魯衛之惡周大梁趙也昂畢酉實沈晉也又

月今二月皆在降婁魏大抵趙魏皆晉地參申益州子產鶉首秦也井鬼

魏大抵趙魏皆晉地鶉首秦也未雍

日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為晉星鶉首秦也未雍

州鶉火周也柳星張鶉尾楚也翼軫也荆州昭三十一

在辰尾辰尾龍尾也史墨占六年庚辰吳必入郢終亦

不克盡先是四十一日庚午日已有變氣雖食在辛亥

更以始變為變也午南乃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

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惟吳故知吳入郢火勝金

皆金為火祀食亥水也水數六故六○歌曰壽火析木

呈紀起玄樛諷訾降婁維大梁實沈鶉首排鶉火鶉尾

楚又曰兗豫幽揚青與并徐冀益雍三吳荆然其間

西鶉首在南楊在東南而星紀在北冀在北而大梁在正西此其纏次相反可疑者也國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商歲在鶉火周分又曰歲之所在卽我分野賈公彥取之遂證以古者封國之年歲星所在以爲之屬鄭樵謂此則主祀之意非因封國始有分星唐一行謂分星有山河脉絡之兩戒雲漢升沉之四維認而識之可以見其相配鄭樵取之遂謂其區處分野如措諸掌近世蘇平仲又指其疏遠而謂分野分星古不謂地又引有分星而無分野之言以證其不必盡泥然以史冊觀之

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四星聚觜參而齊祖王魏彗星掃東井而苻堅亡秦景星見箕尾而慕容德復燕此皆分野之驗而未可盡畧者也大抵一行之說勝諸家焉其最不可曉者莫如容齊謂媿訾屬衛屬并衛本受封河內其郡邑皆在冀兗之間於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等六郡自繫涼州耳又魏分晉地與益州亦不相關而雍州爲秦其下乃列雲中等郡又屬并幽耳此則李淳風不明地理之誤也他若天市垣有列國星二十二起宋至河中

宋西海燕徐吳越齊中山

九河趙魏韓楚梁_四女下又有十二國星東起越西
蜀秦周魯河間河中
 至鄭越東周西周東秦西秦晉韓魏楚燕齊鄭夾際因
謂天之所覆廣而華夷所占者只此十二國通志
 非五車五星其次合在畢星書以為主秦趙燕等七國
西北一星主秦東北一星主趙燕東南一
星主魯魏中央一星主楚西南一星主魏
 次舍自張而角星書以為主秦楚七國
一秦二楚三梁
四吳五趙六燕
 此非其各有所屬而不容誣者耶

正朔

自黃帝受河圖作甲子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正朔之
 建有自來矣唐虞夏后皆建寅而商則建丑周則建子
 秦則建亥自漢迄今始用孔子之言皆以夏時為首得
 人生於寅之義矣然三正之建群議頗有異同漢孔安
 國鄭康成則以為周人改時與月時謂春夏
 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九峯蔡氏以為不改時
 亦不改月元儒吳仲遷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璩吳淵頴
 汪克寬輩則遠宗漢儒而排蔡氏之說謂以言書則可

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然則將安所折衷乎。曰漢儒之言是也。昔孔子作春秋繫日繫時。必曰春王正月。左氏去其時猶未遠也。故斷以十一月爲正月。而諸儒所以疑之者。正以周官仲春逆暑。仲秋逆寒。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之文。有所不合耳。殊不知周禮其出最晚。正不必援之爲據。而且可因是見周禮爲後人附會之書。以經文考之。僖之五年正月日南至。以十一月爲正月。則冬至乃其時也。昭之二十二年二月日南至。若謂周人不改月。則冬至乃在春二月乎。

孟獻子謂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上帝。此又可驗於禮經者也。函風謂七月流火。十月改歲。此又可考於詩人者也。若乃易之臨曰。至於八月有凶。程子以爲建未之月者。正得其旨。而何疑其爲謬。孟子所謂七八月之間旱。朱子以爲周七八月。夏五六月者。正合其時。而何疑其爲非。不信孔子之筆。而信附會之書。不信程朱大儒之言。而信紛紛之論。亦惑矣。且以曆法推之。昭七年四月日食於豕韋之末。降婁之初。若周果不改月。自應食在二月矣。昭三十一年二月辛亥朔。日食在鶉尾。今以曆

推若不改月。自應在十月食矣。天道豈有謬而聖經豈有誤耶。此則灼有明驗。而又不容以口舌爭者。後曹叡之改元。景初以魏革漢正。遂以三月爲孟夏。四月雖行之。不四年而復。然建丑之說。行於後世者。未聞其不改月也。武墨之改元。天授以周革唐命。遂用十一月爲正月。雖行之。不九載而復。然建子之說。行於後世者。亦未聞有不改月也。今乃謂周人建子。特以此巽爲正朔之且。而非以爲正月。則何取於改歲之義耶。

災祥

禮運曰。聖王所以山不使居川。不使滯者。居中原而弗蔽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椒龜龍在宮。沼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太史公曰。精禋之交。太上修德。其次修政。修教修禳。文子曰。河不滿溢。海不揚波。

景星見而黃龍下。祥鳳生而醴泉出。此聖人順天道也。關尹子曰：五雲之變，可以占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占當時之吉凶。

世之忽天戒者，必曰：子產不用禰龜之言，而鄭不復災。晏嬰不從狼彗之說，而齊亦無警。曾不知古人遇災而懼之念，肯諉之於數乎？世之玩天幸者，必曰：大橫庚庚，既開文帝受命之符。雖日蝕適見，何損於富庶？膠東鳳凰，既兆宣帝更始之祥。雖地震山傾，何傷於中興？曾不知古人天其示予之戒，肯安之以為喜乎？

蘇老泉曰：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簡御五行者也。皇極裁決五事者也。今夫皇極建而五事無愆也，則五行得其性而五福應矣。歆向之惑，始於福極分。應五事遂強為之說，而其失有五焉。今其傳以極之惡、福之攸好、德歸諸貌、極之憂、福之康寧、歸諸言、極之疾、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福之富、歸諸聽、極之凶、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謂福則止此而已。所謂極則未盡其弱焉。遂曲引皇極以足之。劉向五行傳云：皇極非五事匹。其不建之咎，止一極之弱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極，順而福。

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其極既弱矣。吾不識皇之極。則天將以何福應之哉。若曰五福借應則皇之不極惡。憂疾貧凶短折曷不借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也。箕謂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罰曰雨暘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眊增罰以陰。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咎眊厥罰常陰此振聖人之言以就固謬。况眊與蒙無異而陰可兼之。寒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吾為傳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

肅厥咎狂而木不曲直

劉向傳中無此句把五行另作一段

厥罰常雨其

餘亦如之。察劉之心非不欲爾。蓋五行盡於思。無以周皇極。苟如應驗增之。則雖蠢亦怪駭矣。故離五行五事而為解以蔽其釁。其失四也。傳之於木其說以為貌矣。及火土金水則思言視聽。殊不及焉。自相駁亂。其失五也。

鄭夾漈曰。萬物之理不離五行。而五行之理其變無方。離固為火矣。而離中有水。坎固為水矣。而坎中有火。安得直以秋大水為水行之應。成周宣榭火為火行之應。

乎。况周得木德而有赤鳥之祥。漢得火德而有黃龍之瑞。此理又何如耶。豈其晉厲公一視之遠。周單公一言之徐。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豈其晉申公一衣之徧。鄭子臧一冠之異。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如是則五行之繩人。甚於三尺矣。竊觀漢儒之說。以亂世無如春秋。雖三王之亂世。猶治於漢唐之盛時。何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唐三百年。而日食過百。舉春秋地震五。漢和平中。積二十一日。而地百二十四動。舉春秋山傾者二。漢文帝時一年之間。齊楚山二十九所同日。圮舉春秋大水者八。後漢延平中一月之間。郡國三十六大水。其他小小災異。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不及後世一年也。如李梅冬實。鵠鶴來巢之類。在後世不勝書。其所以感和氣而弭災異者。又安可望春秋乎。嗚呼。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奈何以一蟲之妖。一氣之戾。而一一質之為禍福之應。其愚甚矣。歐陽公曰。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晉。吾固知其非祥矣。胡致堂曰。草之秀異。禽獸之珍奇。雲物之變動。無時

無之繫時好與不好耳。雖元狩之麟神爵之鳳尚可力
 致花卉可以染植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石脉
 木理可以假幻使成文字。惟上之人泊然無欲於此也。
 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已土集群書

夫洪水九年而堯致治。大旱七年而湯修德。桑穀生朝
 而太戊中興。雉雉鼎耳而武丁道盛。漢文景之世。日一
 月而再食地。一日而二震。長星大水。月犯北辰。如此之
 類。一而足可謂人異矣。而文景之治益以隆平。宋仁
 之時。土星留參。太白晝見。地裂泉湧。雨雹大旱。固非

小疹矣。而仁宗享國長久。所以然者。豈有他哉。亦繇二
 聖五賢。能敬承天戒。故上天監之。而變災為祥耳。春秋
 兩書大水。君子謂為臣脇君之象。未幾而三桓應之。數
 書日食。君子謂為夷狄侵中國之象。未幾而荆楚爭伯。
 於越入吳。此不克畏天災變之來。如響斯速。則可懼矣。
 夫何後之昏君佞臣。於天旱則曰乾封也。漢武於地震則
 曰動也。王莽於太白入井。則曰渴也。秦王指長庚。則勸之
 酒也。晉於淫雨。則曰不害稼也。楊國忠君臣共相蒙蔽。如
 此。宜乎災異之益眾也。嗚呼。龍馬負圖。固足以昭伏羲

之瑞而黃龍三見不能保劉聰之不亡麒麟在藪固足

以為黃帝之符而蒼麟駕車石勒時得蒼麟十六又漢武帝時有白龍來慶元間

牛生麟又唐龍則三年因獲麟改元麟德不能保石勒之不敗孝宣之世鳳

凰數集郡國章帝之末鳳凰凡四十九見不知視儀於

虞廷鳴於岐岡者何如也桓靈時鳳凰皆見魏文東吳皆見晉武帝凡十三見穆帝

鳳將九雛見於豐城宋文帝鳳見於都下敗其地曰鳳凰里唐長壽三年鳳凰見衆鳥數萬前後列侍改元儀

鳳宋端拱元年景德六年熙寧七年皆見宋武帝得嘉禾以名殿宋乾德中

獻禾生九穗圖眉州不知於周公之異畝同穎者又何

加也光武初生有嘉禾一莖九穗因名曰秀明之安帝桓帝時皆生吳縣權縣拳野啗自生改為嘉禾縣

梁武帝興生野稻唐夫宗二年福建進十二莖莖有五六穗唐天祐元年河南府嘉禾合穗宋開寶八年河

中府田禾相去二尺許合穗太平三年懷安軍一莖三

十六穗六年召近臣觀嘉禾於后苑有七莖至四十八穗者七年撫州府田禾隔三壟

同穗遼州隔二壟至五壟同穗有天下者察此而有得

焉則所以敬天者不容已矣已上事蹟考

災異之來可懼也亦可喜也遇災而懼未必非福遇祥

而忽未必非殃故孔子於春秋書災異而不著事應惟

欲人君之恐懼修省而已漢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

推陰陽為儒者宗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

洪範至向子歆治左氏工災異之學故五行傳自二劉

倡之班固志之而歷代史氏莫不因之然於妖孽禍疴

青祥沴之類艸木之類謂之妖言尚微也昆虫之類謂之孽孽則漸著矣及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病言深也甚則異物來謂之青自外來謂之祥氣相傷謂之沴必曰某事召某

災證合某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不特

董劉互錯而一家父子之言自相謬戾可勝嘆哉故蘇

老泉鄭夾漈皆立論闢之然鄭論一歸之妖妄以為本

無事應則矯枉而過正矣不如蘇論之正大云已上私評

書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

又詩文王有聲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

崇作邑於豐文王烝哉其七章曰考卜維皇宅是鎬京

維龜正决之武王成作邑之武王烝哉殷武之五章曰

商邑翼翼整救四方之極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正方位

體國經野設宮分職以為民極淮南子曰何謂九藪曰

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紆晉之大陸鄭之圃田宋

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巨鹿燕之昭余太史公曰夫作

書書前考

卷之二

三六

形勢

書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

又詩文王有聲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

崇作邑於豐文王烝哉其七章曰考卜維皇宅是鎬京

維龜正决之武王成作邑之武王烝哉殷武之五章曰

商邑翼翼整救四方之極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正方位

體國經野設宮分職以為民極淮南子曰何謂九藪曰

事者必於東南收功者常於西北已生集羣書

黃帝經理天下立為萬國少皞氏之衰其後制度無聞

顓帝之所建帝嚳受之創制九州冀兗青徐雍統領萬

國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水

東海中唐堯遭洪水而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還為九

州置五服甸侯綏舜即位分為十二州夏氏革命又為

九州塗山之會亦云萬國四百年間迭相兼并商湯受

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亦為九州分統天下周初尚有

年八百國而分天下為九畿中千里為王畿外曰侯至

成王時亦曰九州屬職方氏

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

獲麟之末諸侯相并見於春秋經傳者百七十國焉戰

國時惟存七國秦制天下為四十郡都閔中其地則西

臨洮而北沙漠東縈南帶皆臨大海漢興人置郡國為

十三州部司隸并荆兗豫揚冀幽青至哀平之際凡新

置郡國六十三亦都閔中光武併省郡國其後亦為十

三州部漸復加置至靈獻郡凡百有五焉後漢都河內

東樂浪郡西燉煌郡南日南郡北雁門郡四履之盛與

前漢同三國分峙晉武平定天下分為九州部都洛

陽永嘉東渡境宇殊狹九州之地有其二焉六朝偏安

江左皆建都金陵卽今南京

戰國楚威王時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名漢

改曰秣陵吳曰建康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石城虎踞黃帝

王之居者此也隋遷都長安遂廢諸郡以州治民煬帝

移洛陽東西九千三百里

前漢東西九千三百二里

南北萬四千八

百十五里

漢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

隋氏之盛極於此矣唐都長

安因山河形便分爲十道南北如前漢之盛東不及而

西則過之

惟開元盛時如此後亦不然

宋分天下爲十五路後又增

爲十八路因五代之舊而都汴梁東南皆旣於海西盡

巴夔而無靈武北際中山而無燕雲仁宗朝范仲淹議

修洛陽爲徙都閩中之漸其說不行於是再和再退定

鼎錢塘而疆輿日促矣元并天下定都於燕卽今北京

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爲

王者此也我

太祖始都金陵

文皇帝遷都北平並

建兩京分天下爲十三道而一統之業成矣

已上事蹟考

天地間之形勢大抵無如燕京其次則閩中洛陽四面

受敵非用武之地然視汴猶爲上游焉若金陵則僻在

東南不足以控御西北非勝地也丘氏謂長安在雍州

之域洛汭皆在豫州之域。燕京在虞世則幽州城。在禹
貢則冀州域也。黃帝都幽州之涿鹿。堯舜都冀州之平
陽蒲坂。皆與燕京相近。又朱晦翁謂冀州山脉從雲中
發來。大河繞其南。華山環其右。前則三案重圍。鷲鳳峙
而蛟龍走。後則九河歸宿。浴日月而浸乾坤。金元常都
於此。至國初置北平道。及太宗靖難北巡。始命阮
安營都之。而以金陵爲南京。議者謂南京之形勢跨江
南北。以爲甸服。岷峨以西。五嶺以北。川流以萬數。皆會
於江。繞鍾山而之海。岷岐之南。太華在嶽之間。川流亦

以萬數。皆會於河。人於淮。朝宗畿甸而之海。無事則坐
享楊越之粟。而無轉輸之勞。有事則席卷全吳之甲。而
爲張皇之本。故正統間有建議南遷者。殊不知以天下
大勢觀之。終不若燕京之勝。而今有都之誠是也。所可
議者。如前輩所謂漢之邊在北。咸陽去朔方千餘里。唐
之邊在西。長安去吐蕃界亦幾千里。今京都北抵居庸
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三
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據關中
者。將以益中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北狄。恐

其反。盜。我。之。坑。而。拊。我。背。焉。此。所。當。深。加。意。者。也。
已上
私評

卷二
三十九

地理圖

卷二

三十九

四

京省土俗

唐虞之世。彌服五千。流沙滄海。大漠服嶺。其一極也。成周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辨其邦國都鄙夷狄之人民。與其材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禮所記多誇大。而尚書稱陟禹之迹。亦不過唐虞五服而已。漢唐斥境最廣。四方萬有餘里。然羗戎從周無異郡縣。穆王登崑崙如履戶闕。而漢唐不逮者。豈里數多而地反狹歟。蓋古之彌服。重在畫井里數。皆直計之。而後世乃至郵傳相距之數。路多紆迴。故數倍而實不敵也。或者東南漸闢而西北

遠遜歟。昭代懷逐胡元。疆宇有截。歷世既久。虜亦孽芽。其間遼陽太。河套東勝。盡委大羊。可勝太息。若五方各氣。四域異習。壤則沃與瘠。殊俗則柔與勁。別興利當挈裘領。去害先備剝膚。隨俗補救。勢難執論。因備考其山川風俗。具載如左。

北京古幽冀域。滄海遶其東。太行峙其西。後枕居庸。前襟河濟。饒穀馬魚鹽果。嶽之順天。皇居東南。轉漕秦晉入衛。形勝甲天下。莊田禁嚴。如棋布焉。永平東連遼左。虜頻入寇。真定保定。地接宣大。軍屯交錯。廣順大

名爲齊晉河洛襟喉。舟車並集。俗淳土饒。河間雖有水患。而諸淀通流。咎在北人昧水利。壅遏不使入淀。故汎沃耳薊。鎮自棄三衛。宣遼隔絕。屬夷內訌。爲虜嚮導。門庭肘腋。券此虺蛇。兵餉歲額。度支苦不給。軍營困弊。更僕難數。議者謂主兵耗於役。占客兵疲於往來。民兵溺於偷偷。班兵狃於故習。又謂議增不如議修。議修不如議練。豈其然乎。宣鎮衛京師肩背。許靈寶九邊圖論稱山川紛糾。地險易守。亦不盡然。如撞道橫嶺之犯。浮圖紫荊之潰。虜衆通行。無險可據。故出塞遠候。料敵預防。

控扼南山。郊圻庶無警耳。大抵河北牧馬役重。應役如充鬼薪。皇莊日多。民乏耕地。凍易瀝夷。皆名浸也。而談水利者。類盡餅潮河要衝。急水走沙。城塹難立。秋風鳴鏑。能無戒心。幕府近神京。法密而耳目衆。舉動掣用。牖戶綢繆。是在襄國成者。

南京古徐揚地。北倚洪河。爲門南俯具區。爲沼。東環滄海。西納大江。爲國家財賦要區。民少蓄積。士慕雋俠。市井浮於農。京城枕江。故江防最急。後漸弛廢。劉賊之殄。假靈颺母。賊者寒心。應太等五郡。聖祖肇基。賦殖

蠲除。上官憫官田租重，勸民稍輸粟以均疾苦。曰：勸糧。應天龍蟠虎據，王氣所鍾。太平采石，為東南襟喉。六朝議扼險者，嘗請以千人徑斷采石。聖祖自和陽濟師，克之。故下諸郡如破竹。鎮江舟車會焉。民貧而冗，寧國僻饒。池安負江倚山，西走豫章，荆楚徽俗饒賈。人文漸盛，蘇松常三郡賦甲天下，稅收困人。自歲額外，坐派日煩。地當震澤下流，比遭洪水，稻不遺種，中產破盡。廬淳而沃，為淮南最。揚州衝而巖，賈萃焉。故俗多侈靡。鳳陽孕靈氣而勝，非百二。故中都設而不居，繕葺陵墓，財力

充費。淮安徐邳，轉漕要津。自河不循軌，輸挽遂艱。民益凋瘵，海防重地。南曰金山，曰劉河。曰吳松，曰福山。北曰狼山。曰新塲，曰新塘，曰廟灣。他未易枚舉。然惟崇明守則三江盡安瀾。海門扼則通泰無降警。拒倭於海，乃稱得策。大抵京營坐仰縣官，當汰冗食，廣屯種。鳳和土曠，且多屯田。舊額可盡，懇也。東吳膏脂罄竭，非大休息，生理未復。兩淮苦河徙，泛濫決嘴，濠泗尤棘。錦樣日新，歲供彌厲。保釐者興一利，不若已一害。

山東古青兗三齊地，介兩都而中處。北連滄海，南走徐

東據海岱之雄。西撫山河之固。民困牧馬而轉輸所屬。泉源括入漕河。畝無涓滴之溉。尤剝膚焉。濟南風稱沃壤。而武濱膏滿。彌望白茅。耒耜夫其業矣。兩三郡患役重。故多流移。東三郡患賦煩。故多逋負。非民之輕去就而敢抗公上勢則然也。青富庶禮樂。為諸郡最。田獵六情。有齊遺風。焉耒究稼穡蠶織。鉅野龜蒙之故墟。苟幸休息。涿泗之風可復也。臨德為水陸衝。疲於供應。登萊斤鹵地。衣食僅給。膠萊河可通海。漕圯廢不治。遼東雖越海而旅順口去登州不二十舍。諸島聯接。自古屬

齊議邊事者以旅順口為咽喉。以鎮夷關為門戶。不知海運罷而旅順非都會矣。三登河委以與虜。巢穴據我腹心。秋老揚鞭。處處可犯。鎮夷安所用控扼哉。又地無郡縣。民盡舍餘。使戍帥牧民。猶狼牧羊也。遼固海濱。登萊三面距海。然地無支港。人習弓馬。倭若入寇。餘艱難泊平原。利騎長技。不敵鐵之易耳。故談海防於山左者。皆杞憂也。大抵齊當南北孔道。郵傳騷擾。輸挽疲弊。崇齒日煩。盡仰度支。人文鼎盛。不下南國。民俗任俠。使氣濟青。倚山多礦。盜登萊。瀕海多鹽。徒保釐者。其劑寬猛。

而施乎

山西古晉冀地。西據大河。東扼太行。北收代馬之用。南望鞏洛之勝。唐虞夏商皆都焉。軍餉宗祿皆仰河東鹽利。苦不能給。省城在西北隅。漸逼虜窟。議者以大同爲藩籬。脫使虜不東行。踰利民堡。窺雁門。東西上谷。突騎可朝發。暮集乎。河曲保德。切鄰套虜。冰堅飛渡。軍士鑿冰限虜。每斷指裂膚。三關列戍。多用民兵。故綏土者。善城堡。爲第一義。而扼險制敵。則陽本府川。當要衝焉。大同原陸平衍。無名山大川之障。魏取燕元。取金。皆道雲

中。故稱中國。後戶今二邊。盡委與虜。識者恨之。然各邊有險可據。故堡戍外捍。鎮城大同。無險。故鎮城地當極邊。以大捍小。以重衛輕。雖非本謀。要亦得策矣。自先年張文錦之變。鎮兵稱驕悍。然五堡之役。深秋遣戍。人止一廛。風雨不蔽。槽櫪難設。諸軍請稍需。滯不得。請留其孥。而以身往。又不得。計極譟亂。至據城勾虜。又因處置未善。激成之也。東野之御必敗。咎在馬哉。議者不言撫綏。但言節制。恐未得也。豐城地跨秦晉。板升居之。往者石州之禍。皆此曹居中畫策。惠以來之。而威以懾之。責

在幕府耳。潞澤沁遼環列太行，重岡深谷，易至嘯聚。然人習機杼，俗亦儉朴，民安則盜弭矣。平陽往聖所都，氣溫土沃，河東殷實，漢唐同稱。吏能茹冰蘖，可鳴琴治也。河南古豫州地，九州腹心，地形四達，東控淮碭，北跨趙魏。西有成臯洛陽之固，南撫汝鄧陳蔡之饒。宗齒日煩，按玉牒給祿者無米而炊，黃河屢徙，議疏議塞，勞費不貲。此通省憂也。開封宋之舊都，舟車所萃，俗慷慨而少貯積，河南伊洛嵩華兩周故邑，比者分封，民疲營建，懷慶逼近河洛，民俗毅努，鑄劍剛而難馴，衛輝朝歌故邑。

太行孟門在焉，剛武尚直，衝煩與省會同，彰德地界趙魏，軍民雜集，綏靖為難，歸德數省交會，統轄不一，而人多忠義淳厚，自河徙後，彌望艸萊，汝寧尚節義，南陽勤稼穡，大抵汝南生計饒，河北土風勁，兵多坐食，民易逃移，風俗不侈財，用甚拙，汰浮費以節尾閭，弭河患以廣歲入，是在保釐者。

陝西古秦雍地，南通楚蜀，東連豫冀，西界番夷，北抵沙漠，幅員萬里，百二雄區也。但古稱阻三面而固守，今敵據西海，番戎內訌，且三面被敵矣。三邊固關中屏障，然

敵自定邊入塞。踰隴渡涇。直薄三輔。特再晝夜力耳。非可恃他鎮援也。故固原一鎮。實司北門鎖鑰。議者欲總督移駐邊城。談何容易。西安殷阜。邊餉宗祿。供億不貲。民多凋弊。漢中當蜀口。潼關障全陝。竝稱要地。延慶平涼。民俗悍勇。而苦敵患。臨鞏隣接羌番。鳳沔復多回種。風塵一起。內外交虞。特以羌人仰給茶利。閉關絕市。可制死命。北虜自請封後。中雖狠心。而爲市賞所啗。羈縻不絕。監牧饒廣。馬皆官牧。民無他擾。故陝西稱樂土焉。
○河套失守。莊浪棄地。三邊懸隔。氣勢不通。延綏橫截。

套口。咫尺敵庭。黃沙遍野。千里饋糧。士不宿飽。萬一敵斷魚河。絕我餉道。則鎮城可坐困。故議者欲改徵本色。造舟轉運。取道大河。自府谷葭州。徑抵木瓜孤山。路便而費亦大省。庶免庚癸呼耳。若更番入衛。奔命疲勞。恤窮邊者。可稍裁否。寧夏遭孽。賊之亂。生齒耗滅。其地負賀蘭而俯黃河。引渠開田。夏月種藝。敵難馳突。但哨探不出山後。敵往莊浪。或犯靈寶。多不及備。故修復舊墩。分番監哨。探視已確。先期收保。此第一義也。甘肅古河西四郡。左右敵番。控扼三面。止一綫通中國。最稱孤危。

然敵欵羌屬西番得哈密而甌脫視之何能及遠肘腋
隱憂獨西海耳鎮城孤懸千里饋餉甚艱屯田湟中轉
漕金城宜倣充國故事行之地形廣長民相屯聚如董
氏任氏之屬衆皆千計倘撫而用之足以禦敵沙地乏
水民苦遠汲相泉脉以鑿井此最急者固原重地而靈
寶花馬池乃其門戶固守寧夏方可安枕

四川古巴蜀梁州地北走秦鳳有鐵山劔閣之塞東下
荆襄有瞿唐灤頽之險南通六詔有瀘水大河之固西
拒土番有石門崆峒之障數千里石穴也松茂建昌諸
番垂涎內地然番夷飯青稞而肴腥羶恃茶以解其熱
滌其膩中國馭彼猶啗果弄兒無不如意土司非苛迫
服屬不敢貳故蜀民不若外寇惟采辦大木培骨於蠻
叢魚鳧之郊者相望纍纍而播因以細故生變逆我戎
行發軍征討供億不貲聞川中比歲不稔大軍之後必
有凶年哀此蒸黎生意盡矣成都錦城故壤玉壘金蹕
技作工巧而土地饒沃賦役並繁保寧地衝而俗淳順
慶奇峯迴環溪水佳勝俗呼神仙窟宅而民競逐未耕
稼者少重慶前夜郎而後巴梁亦勝區也敘爲南滇之

喉。夔爲荆楚之吭。馬湖夷僚雜居。鎮雄崎嶇。阨塞龍安。峭壁四合。俗猶椎髻。遵義經始。政宜寬大。大抵川中華夷紛錯。氣習難淳。道路險崎。巡歷難遍。師旅饑饉。樂土爲墟。采木四出。山谷搖震。貧民無善俗。保釐者宜蕩煩苛。取育如哺子。

湖廣古荆楚地。江漢若帶。衡荆作鎮。洞庭雲夢爲池。衡鄰嶺左。永接桂林。鄖陽綰興元之口。荆州受蜀江之沫。辰沅南引。六詔襄德。北枕河洛。柳走閩粵。長沙界江右。蘄州與九江安慶。三方鼎立。中國之地。四通五達。莫楚

若也。楚固澤國。耕稼甚饒。一歲再獲。柴桑吳越。多仰給焉。諺曰。湖廣熟。天下足。言土地廣沃。而長江轉輸便易。非他省比。故江南於楚。猶唐人於河北。此手足視而彼。特珠玉視也。武昌故赤壁地。俗尚剛直。漢陽德安。土地瘠确。民率些窳。而鮮蓄積。古齊淮甸上游。孟德短歌所稱。山川相繆者也。人文鼎盛。與省會埒。承天古鄢郢。世廟豐沛故居。做鳳陽設陪京。據漢之上流。舟楫萃焉。荆州距三峽。介重湖。全楚襟喉。形勝地也。岳枕洞庭。仰給市利。長沙五嶺。峙而三湘環。土皆塗泥。賦甲諸郡。衡

承輿壤家給足而少兼并。太史公稱江南無千金之家亦無饑寒之民。二郡似之。鄖陽名山大谷。初爲棄壤。民多遁聚。因設郡縣。假重臣以綦戟鎮焉。寶慶簡靜。常德困億辰沅介麻陽諸洞。半爲蠻窟。吏猶藉蛟寢也。大抵楚中水澤淼茫。故網罟多。本業足給。故商賈少。征播獨馘元凶爲功首。而供億大擾閭巷。蕭索洪水肆虐。城不浸者數版。長沙荆岳被禍尤烈。采辦不休。宗祿煩費。一京八省冠蓋繹絡。郵傳屢告困焉。簡靜省事。不輕徵發。乃安楚策也。

江西古柴桑郡地。三面距山。背浴江漢。當吳楚閩越之交。奇峯鬱葱。澄溪環合。士多秀杰。民悍而爭。壤瘠地狹。胼胝不能給人。多持空囊而奔走四方。或至老死不歸。南昌襟江帶湖。帆檣四集。一都會也。吉安人才甲諸郡。地利亦饒。南康饒州。夾彭蠡而對峙。康上瘠狹。不敵饒。而同苦寇盜。臨江碧嶂青溪。四會要衝。九江雄據上流。其別邑湖口。東南通津。商賈鶩集。廣信郡當傳道下邑。僻饒建昌。事簡民殷。爲江右善地。撫州介江湖之表。單赤苦兼并。巨族患山寇。端州斷崖深壑。地僻而阜。吉州

密邇荆楚。逋民客戶。時起爭訟。綏馴維艱。贛越在南服。汀漳雄韶。山溪會焉。重岡複嶺。盤紆千里。大帽橫江。諸巢輔車。倚結。撫臣連轄數省。羈縻使不叛而已。天下開府設兵。不煩度支而給者。獨此與耶耳。此非民兵之效哉。南安憑庾嶺。而距湖湘。南徼咽喉也。大抵江右山多壤少。地狹民貧。魯封不繁。水患鮮被。儉嗇太過。葛屨桃肴。仕宦多著。水蘖聲細。民尚氣。屢訟不休。必廉公明允者。可吏其土。

浙江古會稽郡地。負海倚山。浙水中限。西界常玉。南走閩關。湖水通震澤。嚴江接新安。尚方織造。山中官領之。小民苦辦歲額。而段價高人。亦緣為奸利。杭州江海要津。南宋都焉。戶口殷繁。仰給他郡。俗好遊冶。而鮮力作。嘉湖澤國。兩稅困人。徭役為厲。紹興古越都。其俗嗇纖。人習絃誦。寧波昔當倭奴貢道。卒有海警。此其衝也。溫台並海而南。直達汀漳。人多仰估客利。自海禁日嚴。不逮往昔矣。處州依山。金華負江。土俗勁悍。天下推浙兵剽銳。皆二郡產也。嚴衢儉瘠。地當江閩孔道。不得休息。省城濱海。而寧波洋斜界其外。距金山吳淞僅數百里。

故內洋稱安瀾。舟山屹立海洋，地當要害。饒五穀魚鹽之利，饋餉可不轉輸而足。議者欲倣國初舊制，設縣立衛，亦固圉上策也。哨兵南至玉環，烏沙間會閩，北至馬蹟羊山，會吳議者以總戎防禦，陳錢分哨爲重門之固。但海氣溟濛，奸將規避，綜覈難耳。大抵浙民最苦重役，役難盡蠲，均則不擾，漕粟重大，姑置勿論。他價高而緣爲利者，如藥材、顏料、類價少而民害者，如絹折、類利，則飽奸宄，歸良善。故議者欲追倣往制，俾官自輸京，與民休息無已，亦劑而均乎。觸熱思涼，事非一緒，然書生不敢借箸籌也。

福建古閩粵地，東南阻海，西北負山，壤狹田少，山非沙石，自麓至巔，盡耕治爲隴畝。福州北隣江浙地，閩七閩俗好爭訟，女作登於男，興泉比屋絃誦，人文爲閩最。地利沃阜，建寧據閩喉襟，市井浮侈，延平憑崇岡，俯急流。風俗儉朴，邵武環帶鹿水，地簡僻而人多，獮直汀州，山廣人少，與南贛聲勢聯絡，時苦寇盜，漳州距海，人文歉焉。閩旣饒富，爲寇垂涎，兵又脆弱，故往歲倭變中禍最烈。月港海滄，詔安漳浦同安福清諸縣，皆稱要津，而福

寧州地突大海形若吐舌三面距海寇至必攻海澳屯
戍以風濤激薄半徙內地議者欲復舊制控扼良便春
夏東南風汎寇必假途粵海哨兵南起銅山次浯嶼次
南日次小埕而北訖於烽火備倭上策在守五嶼諸海
島蓋倭越大海淡水薪米乏竭必資樵汲調兵扼守并
拒諸港可坐困也犬抵閩中介在南服利盡山海僻簡
沃饒吏但廉靜坐鎮耳

廣東古百粵地東南阻海北據庾嶺西扼交桂地上饒
沃黎夷錯居擅珍珠大貝之利而公私交征民亦勞止
南海島夷欵關貿易民資其利益以鑄山煮海輕視農
州故趙佗都也包絡山海勝甲嶺南戍洋守樟屯
哨亦疲韶州江湘之唇交廣之吭南雄密邇韶郡南北
孔道全省郵傳軍需仰其權利肇慶望銅鼓而顧頂泐
上遊勝地路接桂林潮界閩粵東路要衝兵戍孔棘患
濱海而北界抵贛土廣而沃寇患與潮同高州有銅魚
寶峰之勝而苦徭賊廉州故象郡珠璣產焉雷州土腴
姦民逋匿瓊州峙南海之南四面距海五指腹地生黎
巢穴郡邑沿海環之往者辛丑之亂大兵殄平而險終

在黎不為吾有議者欲屯重兵撫順鋤逆中央界以大
路斷其往來亦良謀也但佳兵不祥故議中格耳海外
夷島環回不敢盜邊獨倭無悛心故東路警備急焉柘
林去水寨稍遠咽喉要路卒有警報當水陸並援而絕
交通斷艤汲尤困賊要策也大抵嶺南地饒珠貝遠方
法疎吏易專恣酌貪泉而彌皎是在人牧

廣西亦百粵地東南走五羊東北拱荆楚西北接羅施
西南距交趾三江綿邈貫絡諸郡秦命史祿吞粵鑿湘
水成渠以便轉輸至今賴之 國初戶少招徠墾藝歲

久蔓延眾倍於我桂林府山秀水駛地控嶺海柳州架
板而居廣畜牧而不事蠶作慶遠穴居椎髻與柳並接
番峒皆盜區也南寧金城銅柱之封僻饒而多盜坐躡
交趾保障管桂太平飲食衣冠與中國異思明俗尚科
跣鎮安頑梗土風皆劣梧州內連溪峒外控嶺海往者
海賊出沒江洋猺賊盤據村峒山賊嘯谷蠻賊竊珠境
土騷然始設督府立屯幸少寧息但地促民貧餉資他
郡其要害地不能盡戍守募人屯種而已大抵廣西猺
獞參倍苗夷附據肆為寇竊斷藤諸峽蠻人窟巢柳慶

八寨盜賊淵藪。行居苦其荼毒。不獨古田諸縣禍也。蓋邊方官多降調。人不樂就。政令益墮。惟捐去成例。擇人久任。俾官諳民情。民服官。政法紀聿修。徭獍可化。編戶也。

雲南古西南夷。唐南詔地。西北拒吐蕃。東北際黔巫。東南達桂交。西南阨緬甸。崇山繁澗。金碧所產。氣候無劇寒。盛暑田野廣沃。南徼樂土也。省城據滇池。夷種數十。頗囂訟而勤耕藝。臨安大理永昌。霍慶楚雄。壤腴民阜。曲靖入滇孔道。供億疲繁。元江路走南交。金齒疆隣諸

甸。永寧襟帶。江控扼番寇。景東順寧。荒僻險隘。土夷叵測。所恃皇靈遐震。奸萌逆折耳。大抵雲南。漢夷雜沓。緩則相狃。急則不突。阿克小醜。一舉足而省城幾不守。可爲殷監。襟喉要路。實在貴陽。城郭人民。夷居十八。少有警動。路卽梗塞。官吏萬里投宦。崎嶇艱難。又率劣轉。未幾考功法。隨之。鮮有固志。必廟堂惜官。則官惜民。惜民則善政舉。

貴州古羅施鬼國。地介川湖雲廣之交。永樂十一年。田酋拒命。削奪其地。開設郡縣。山多箐穴。地瘠民貧。官戎

歲給全仰隣省。貴陽阻山距江不能當中土下郡而流
寓日多。彬彬禮樂。都勻唇齒廣西。壘僻而陋。枕塊搏食
土酋仇殺難馴。鎮遠當川湖之衝。面水背山。險阨足恃。
思州石阡。孤懸一隅。可爲寒心。思南汝漢武陵郡。牂牁
要路。水通舟楫。商賈行旅。差爲阜然。黎平銅仁。荆楚南
齋。山谷森繞。安順新造。宜加綏輯。大抵貴州爲雲南喉
吭。一綫山路。無貴是無南徼也。土酋性雖佳兵。然非倭
虜比。如天覆之。自當安輯。識者畫治貴策曰。文臣不貪
功。武臣不貪利。知言哉。

